

掛漏之譏，所不敢辭——從〈鄞縣方言變音表〉與《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比較 論近代寧波音系的演變

叢培凱*

摘要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認為《寧波方言字語匯解》可反映百年前的寧波方音情況，並表明《鄞縣通志》所記錄的音韻體系，與《寧波方言字語匯解》大體一致。《鄞縣通志》的記音符號是以國音字母第一式為基礎，另結合「閩音字母」而成。本文以〔tʃ-〕系聲母不存，入聲合併，〔ɛ〕元音上升等證據，認為《鄞縣通志》的音系實晚於《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時代。《鄞縣通志》設有〈鄞縣方言變音表〉，記錄鄞縣一字多音的樣貌，該表亦不同於《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語音特徵，收有元音前化、〔h〕的顎化傾向、陰聲韻轉為陽聲韻等語音資料。表中「訓釋」反映了字詞應用與語音間的連繫變化，也載錄著不同時代層次的文白異讀語料，實謂可貴的歷史語音材料。

關鍵詞：《鄞縣通志·鄞縣方言變音表》、《寧波方言字語匯解》、寧波音系、國音字母第一式、閩音字母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Daring to Bear Critic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acritical Table of Yin Xian Dialect in Yin Xian Tongzhi” and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bo Dialect* 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Ningbo Phonology

Tsung, Pei-K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article “Evolution of Ningbo Phonology in Hundred Years with Appendix of Three Methods of Sound Law”, Xu Tong Qiang posited that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bo Dialect* reflects Ningbo phonology from a century ago and noted its phonological similarities with *Yin Xian Tongzhi*. The phonetic system in *Yin Xian Tongzhi* combines Mandarin Phonetic Symbols 1 with leap sound letters. In this article, the writer takes some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era of phonology in *Yin Xian Tongzhi* was slower than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bo Dialect*. For example, the initial consonant [tʃ] did not preserved in *Yin Xian Tongzhi*, entering tones were combined together, and the vowel letter [ε] became a rising vowel. The “Diacritical Table of Yin Xian Dialect” in *Yin Xian Tongzhi* documents phonological changes, including back vowels shifting to apical vowels, [h] becoming palatalized, and stops evolving into nasals. The “Explanation” in the “Diacritical Table of Yin Xian Dialect” reflects the change between words application and phone connection. It also records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 into phonological 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word usage.

Keywords: *Yin Xian Tongzhi* “Diacritical Table of Yin Xian Dialect”,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bo Dialect*, Ningbo phonology, Mandarin Phonetic Symbols 1, leap sound letters

掛漏之譏，所不敢辭——從〈鄞縣方言變音表〉與《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比較論近代寧波音系的演變*

叢培凱

一、前言

1991年，徐通鏘於《語言學論叢》發表〈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文中藉以七項材料探求近代寧波方言音系的演變，按徐氏所述，此七項材料分別為：

材料	作者	出版及調查年代
《寧波方言字語匯解》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Ningpo Dialect)	睦禮遜 (W.T.Morrison)	1876
《寧波方言的音節》 (The Ningpo Syllabary)	穆麟德 (P.G.Von Möllendorff)	1901
《寧波方言手冊》 (The Ningpo Colloquial Handbook)	穆麟德 (P.G.Von Möllendorff)	1910
〈寧波方音和國音比較的札記〉	寒濤	1922
《現代吳語的研究》	趙元任	1928
鄞東五鄉磻方言調查	徐通鏘	1956
寧波方言調查	徐通鏘	1980-1982

* 本文為 111 年度國科會計畫「國音字母與吳語方志關係研究」部分成果（計畫編號：MOST 111-2410-H-031-044-）。本文初稿原題名：〈掛漏之譏，所不敢辭——從〈鄞縣方言變音表〉與《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比較論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發表於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第二十一屆國際暨第四十一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2023.8.18），渥承大會講評人張淑萍教授斧正。此外 2023 年 9 月 4 日，筆者擔任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注音符號與方言記音」活動與談人時，亦有引述該會議論文中部分內容，參與學者的提問與討論，使筆者有著更多方面的探討契機。本刊 3 位匿名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則使本文更為完備。對於各位師長的指導，筆者特此申謝。

1928年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呈現對於方言研究再思考的成果，黃曉蕾以為此可溯源至1924年《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方言調查會宣言書》的發布，從中可見當時對於方音調查的重視與轉變。⁴在五項書面材料中，徐通鏘對於《現代吳語的研究》最為肯定，認為「五項『死』材料，其價值是不一樣的，趙元任的《研究》是當時寧波方言最可靠的語音描寫，我們可以視它為樞紐，承前啟後，考察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⁵

徐通鏘透過文獻與語言調查的結合，試圖建構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就徐氏所述，他希冀藉由此七項材料，掌握寧波方音演變的時間與空間因素：

上面幾項材料（《音節》與《手冊》可算作一項），按時間的順序排下來，前後兩項（〈札記〉難以自成一項）的間隔大概是20-30年。他們之間的差異反映了寧波方言的發展，這為我們從時間的角度考察語音的發展提供了條件。第六、第七兩項材料我們注重語言的變異，希望從變異中觀察演變的過程和趨向。鄞東五鄉畝方言雖與寧波話有些距離，但可用來比較。語言的變異和差異使我們有可能從空間的角度去考察語言的演變。⁶

從上述可知，徐氏在七項依據的材料中實有劃分，文獻材料屬時間發展角度的思考，方言調查則為空間角度的變異觀察。

徐通鏘於該文末另有〈後記〉，其言在前述資料外，他發現另一文獻與寧波音系研究相關：

本稿送印之後，我在寧波天一閣看到《鄞縣通志·文獻志·方言志》，感到很

⁴ 黃曉蕾曾言：「1924年，北京大學國學門方言調查會成立，發佈《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方言調查會宣言書》，又制定「方音字母草案」，提出以現代語言學方法調查中國方言。該《宣言書》認為以揚雄《方言》為代表的傳統方言研究『重於詞彙而略於方音，斤斤於殊方的別語』，不過是訓詁學的一部分，而以章炳麟《新方言》為代表的新方言研究又僅為『語原學的考證，決不足以當方言研究的自身』。《宣言書》提出方言調查會的4項任務：（1）製成方音地圖；（2）考定方言音聲及規定標音字母；（3）調查殖民歷史；（4）考定苗夷異種的語言。1927年，清華大學組織對吳語的調查；1928年，趙元任出版《現代吳語的研究》。」見黃曉蕾：〈民國中後期方言政策與黎錦熙《方言謠詠志》3種〉，《中國地方志》5（2020.10），頁107。

⁵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2。

⁶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4。

遺憾，因為我們討論遺漏了這一項重要的材料；但另一方面也感到寬慰，因為方志的音系描寫，包括音類的分合、鼻韻尾的狀態、文白異讀等大體上都與《匯解》一致，說明《匯解》不失為考察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的一項可靠材料。⁷

徐氏所謂的《鄞縣通志》，於 1951 年鉛印本印刷，張傳保、趙家蓀修，陳訓正、馬瀛等人編纂，該文獻在民國浙江縣志文獻中頗受肯定。在方言記音方式上，類似於〈寧波方音和國音比較的札記〉，但符號仍有差異。《鄞縣通志》以國音字母第一式為基礎，另設「閩音字母」8 類與輔助符號，總計 33 種聲母符號、29 種韻母符號成其系統。對於方音記錄亦分門別類，分別有〈注音符號表〉、〈聲符韻符與守溫字母與《廣韻》韻目配合表〉、〈鄞縣方音全表〉、〈鄞縣讀音轉韻表〉、〈鄞縣方言變音表〉、〈俗名〉等體例。由前述可知，徐通鏘依據的七項材料中，分別有時間、空間上不同的觀察目的，徐氏亦認為《鄞縣通志》的音系描寫記錄與《寧波方言字語匯解》大體一致。《鄞縣通志》在〈鄞縣方音全表〉外，另設有〈鄞縣方言變音表〉，對於鄞縣的方音調查內容則更為多元，該表調查計有五百八十餘字，各有其讀音及變音的記錄。因此該文獻在徐通鏘的研究思路而言，應兼具時間與空間的觀察角度。本文希冀在徐通鏘的研究基礎上，比較《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記音內容，釐清《鄞縣通志》的記音符號，建構〈鄞縣方言變音表〉中的語音特徵，希冀對於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有著更進一步的理解。

二、《鄞縣通志》中方言記音符號的查考

關於以國音字母第一式、「閩音字母」記錄方音的背景，及《鄞縣通志》的編纂體例及源流，筆者〈論國音字母對民國時期吳語方志音讀記錄的影響〉已有論述。簡言之，在 1913 年讀音統一會中，通過為方音標音的共識，相較於國音字母第一式

⁷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 46。

的「正標」，為方音標音者有「閩標」、「閩母」、「閩音字母」等稱呼。在民國初年時期，「閩音字母」尚未有確切符號，僅鼓勵各地方人士，以「正標」為基礎，進行「閩音字母」的制訂。因此各地方言區展開「閩音字母」的討論，如前述李瑄卿的記音符號，即在此背景下產生，其〈注音字母講義〉曾言「欲拼切土音，而正音字母有所不敷，則閩音為不可少矣。閩音字母之製，始於上海、常、錫、蘇、杭等處，吳甬急而直追，亦於去歲十一月開六邑教育聯合會討論添製閩音之事，討論結果，增添聲母之閩音十五，韻母之閩音十二，大都先取滬、杭閩母之適用者，更有不敷，乃由吾甬自製之。」⁸「閩音字母」在各地的推廣之下，從各自的符號設立，逐漸趨向規範。在1932年趙元任《注音符號總表》中，其表後附有南京、蘇州、無錫、常州、廣州的〈閩號分表〉及〈增加閩音符號總表〉。陳訓正、馬瀛等人所纂的《鄞縣通志》，其記音符號即在此背景下產生。在《鄞縣通志》之前，陳訓正、馬瀛已有《定海縣志》的修纂經驗，《定海縣志》亦有以國音字母第一式、「閩音字母」記錄定海方音。但相較於《定海縣志》，《鄞縣通志》的方音體例內容，則更為豐富。〈注音符號表〉以國音字母第一式、「閩音字母」說明鄞縣音系；〈聲符韻符與守溫字母與《廣韻》韻目配合表〉為古今聲韻的綱目對照；〈鄞縣方音全表〉依韻圖形制為基礎，呈現鄞縣字音的系統；〈鄞縣讀音轉韻表〉則載錄《廣韻》各小韻字於鄞縣方音韻類的歸屬；〈鄞縣方言變音表〉則記錄該區域中一字多音的情況，「一邑之中同此字，即義不異，而東西南北鄉村城市之區域，其音亦隨之而變。」⁹表中並有區分讀音及變音之別；〈俗名〉則對於方言詞彙進行來源考釋。¹⁰

根據舒碧瑜《民國浙江縣志編纂探略》研究，《鄞縣通志》創修於1933年，但因戰亂等緣故，1951年才得以完成。¹¹《鄞縣通志》曾言「『方言編』原稿在抗日以前

⁸ 李瑄卿：〈注音字母講義〉，《小學教育界》2（1919.7），頁58。

⁹ 華學誠主編：《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21），頁2799。

¹⁰ 關於《鄞縣通志》的相關成書背景，詳文可見叢培凱〈論國音字母對民國時期吳語方志音讀記錄的影響〉一文。

¹¹ 舒碧瑜：《民國浙江縣志編纂探略》（浙江：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專門史碩士學位論文，2018），頁11。

已大部完成」。¹²故徐通鏘〈變異中的時間和語言研究〉中，定位《鄞縣通志·方言志》編成於抗戰前的 30 年代，且認為「《通志》的寫作年代雖然比《音節》和《匯解》晚 30 年—50 年，但它畢竟是本地人寫的，比洋人更能了解寧波方言的底層」。¹³《鄞縣通志》曾於文中說明其發音人對象為「城市與附郭之土著而年事較富者」，¹⁴可見重視語音調查對象的背景。鄞縣方音的標音形式，《鄞縣通志》曾思考是否將國音字母第一式、「閩音字母」轉換成羅馬拼音方式，但考量當時羅馬拼音方案有其差異，故仍維持原記錄形式，希冀未來再藉國音字母第一式、「閩音字母」進行符碼轉換，亦可掌握其音讀現象。¹⁵由於時空因素，現今鄞縣語音系統已不同於《鄞縣通志》的記錄。根據 1990 年陳忠敏〈鄞縣方言同音字匯〉的整理，鄞縣方言韻母共 47 個，如表列所示：

ɿ		a	ɔ	o	e	ɛ	ɣ	ø	ɐi	əu	œɣ		
i		ia		io	ie		iɣ						
u		ua				uɛ			uɐi				
y	ɥ												
ã	õ		əŋ	oŋ	aʔ	oʔ			əl	m	ŋ	ŋ	
iã			iŋ		iaʔ		iɿʔ						
uã	uõ	ũ	uəŋ		uaʔ								
	yõ		ɥəŋ	yoŋ		yoʔ		yəʔ	ɥœʔ				

在鄞縣方言聲母方面，包含零聲母則有 29 個，如表列呈現：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dz	s	z		
tɕ	tɕ'	dʒ	ŋ	ɕ	ʒ	
k	k'	g	ŋ	h	ɦ	ø

在聲調方面，則分陰平、陽平、上聲、陰去、陽去、陰入、陽入 7 類。¹⁶

關於《鄞縣通志》中的方言記音符號系統，見於《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本

¹² 華學誠主編：《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頁 2744。

¹³ 徐通鏘：〈變異中的時間和語言研究〉，《徐通鏘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58。

¹⁴ 華學誠主編：《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頁 2743。

¹⁵ 《鄞縣通志》其言：「『方言編』原稿在抗日以前已大部完成，故皆用注音符號拼合聲音。此次整部付印時，本思改用拉丁字母拼合，惟因今日各家所發表拉丁字母拼法，頗有出入，尚未經會議統一，明令規定。且原稿急須付印，改編亦頗不易，故祇得仍其舊貫。將來欲改用拉丁字母，閱者不難參互比較而得之也。」見華學誠主編：《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頁 2744。

¹⁶ 關於陳忠敏調查成果，詳見陳忠敏：〈鄞縣方言同音字匯〉，《方言》1（1990.4），頁 32-41。

文根據徐通鏘的觀點，在《鄞縣通志》與《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音系大致相符為思考起點，並以國音字母第一式、寧波方音演變等理解為基，進行相關符號的解讀。

(一) 聲符方面

《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主要分為「聲符」、「韻符」二部分進行說明，在「聲符」中又分為「國音聲符」、「濁音聲符」、「反濁音聲符」、「獨用聲符」等細目。「國音聲符」及其擬訂見表所示：

《鄞縣通志》	ㄅ	ㄆ	ㄇ	ㄈ	ㄇ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伯	潑	末	弗	佛	得	脫	納	勒	格	克
注音符號擬音	p	p'	m	f	v	t	t'	n	l	k	k'
徐通鏘擬音	p	p'	m	f	v	t	t'	n	l	k	k'
今符號擬音	p	p'	m	f	v	t	t'	n	l	k	k'
《鄞縣通志》	ㄍ	ㄎ	ㄌ	ㄍ	ㄎ	ㄌ	ㄍ	ㄎ	ㄌ		
	額	黑	基	欺	尼	希	茲	雌	私		
注音符號擬音	ŋ	x	te	te'	ŋ	ɛ	ts	ts'	s		
徐通鏘擬音	ŋ	h	te	te'	ŋ	ɛ	ts	ts'	s		
今符號擬音	ŋ	h	te	te'	ŋ	ɛ	ts	ts'	s		

「國音聲符」須特別說明者，為「ㄇ」、「ㄍ」、「ㄎ」，此三種符號由讀音統一會時擬訂，透過趙元任《注音符號總表》可知，分別為〔v〕、〔ŋ〕、〔ŋ〕等音值。¹⁷表中「徐通鏘擬音」一欄，為徐通鏘整理《寧波方言字語匯解》聲母系統的部分內容，大都可與「國音聲符」的音值對應。唯有「ㄎ」符號中，〔x〕、〔h〕音值有所差異，在陳忠敏調查中，鄞縣聲母有〔h〕而未有〔x〕，上表《鄞縣通志》「ㄎ」的漢字發音說明為「黑」，陳忠敏調查中該字亦屬〔h〕聲母。關於〔x〕、〔h〕的關係，可參考丁邦新對於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和莫里斯·哈勒（Morris Halle）在〔h〕辨音徵性上的討論，丁氏文中透過湖北方言 64 個調查點的整理，發現對於〔x〕的

¹⁷ 趙元任：《注音符號總表》（北平：商務印書館，1932），本表無標示頁碼。

屬清音化的情形：

《鄞縣通志》	ㄇ	ㄋ	ㄌ	ㄎ	ㄍ
	末之反濁音	ㄋ之反濁音	ㄌ之反濁音	ㄎ之反濁音	ㄍ之反濁音
徐通鏘擬音	m̥	n̥	l̥	ŋ̥	ŋ̥
今符號擬音	m̥	n̥	l̥	ŋ̥	ŋ̥

諸類聲母清音化的原因，應與聲調有著密切關係，陳忠敏〈鄞縣方言同音字匯〉觀察〔m〕、〔n〕、〔ŋ〕、〔l〕、〔ŋ〕等聲母，發現「逢陰調類時帶有緊喉作用，逢陽調類時帶有濁流」。²³孫宜志亦認為所謂的反濁音，實際上是次濁聲母出現在高調中的情形。²⁴

在前述的符號中，《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將「兀」、「ㄨ」、「ㄗ」、「ㄘ」、「ㄗ'」、「ㄘ'」、「ㄌ」、「ㄌ'」七組符號，歸為「獨用聲符」一類，《鄞縣通志》所謂的「獨用聲符」是對於標記方式的說明，此類聲符可單獨呈現。其中內涵可分為二部分，「ㄗ」、「ㄘ」、「ㄗ'」、「ㄘ'」、「ㄌ」、「ㄌ'」一類，聲母之後實際仍有拼合舌尖前元音，但標記音讀時不錄其韻符；「兀」、「ㄨ」則表示此類聲符是以音節化方式發音，在徐通鏘《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擬測中，其聲化韻共有〔l〕、〔m〕、〔m̥〕、〔ŋ〕四組，《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為何未有「ㄨ」符號音節化的語音？查《鄞縣通志·鄞縣方音全表·韻符儿第四十四攝（獨用聲符兀ㄗㄘㄌ）》可知，音節化「ㄨ」音均未陳列任何文字記載，《鄞縣通志·鄞縣方音全表》解釋：「各列有注音符號而無文字者，則為語言中尚有此音，而不得其文字。」²⁵〔l〕、〔m〕、〔m̥〕諸音，在《鄞縣通志》的方音記錄中均未能呈現，舉例而言，徐通鏘擬測的〔m̥〕，所舉字例有「姆」字，但《鄞縣通志·鄞縣方音全表》「姆」字標音為「ㄇㄨㄣˊ」，並註解此音為變音。

《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與徐通鏘《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擬測比較中，其聲符最明顯的差異在於〔tʃ〕、〔tʃʰ〕、〔dʒ〕、〔ʃ〕、〔ʒ〕等舌尖面音一系。《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未有諸類符號的呈現，但存在於徐通鏘《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擬測

²³ 陳忠敏：〈鄞縣方言同音字匯〉，頁 33。

²⁴ 孫宜志：〈民國《定海縣志·方俗志》反映的定海方言特點〉，《語言科學》9：6（2010.11），頁 627。

²⁵ 華學誠主編：《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頁 2780。

中，tʃ 系聲母於《鄞縣通志》中已演變為 ts 系聲母，如徐通鏘於〔tʃ〕所舉字例「掌」字，《鄞縣通志》標音為「ㄗㄌ」。在陳忠敏的調查中，鄞縣方言有 ts 系聲母，未見 tʃ 系聲母。若觀察同屬甬江小片的鎮海方言，其中的演變順序或可參考，在 1994 年《鎮海縣志》的記錄中，鎮海方言仍存在 tʃ 系聲母，如「掌」、「窗」、「常」等字，《鎮海縣志》同於徐通鏘在《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擬測，分屬〔tʃ〕、〔tʃʰ〕、〔dʒ〕等舌尖面系聲母。²⁶但根據戴紅霞在 2005 年的鎮海方言調查，tʃ 系聲母已演變為 ts 系。²⁷從此對比可知，《鄞縣通志》的 ts 系聲母，其中應包括《寧波方言字語匯解》tʃ 系聲母以後的呈現。

（二）韻符方面

《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將韻符部分區分為「國音韻符」、「國音複合韻符」、「閩音韻符」、「閩音複合韻符」、「入聲韻符」、「入聲複合韻符」、「東方韻符」等細目。「國音韻符」、「國音複合韻符」以國音字母第一式進行拼合；「閩音韻符」、「閩音複合韻符」為國音未有之音而另制符號拼合者，「閩音韻符」有「禾」、「ㄛ」、「ㄣ」、「ㄨ」、「ㄩ」、「ㄑ」、「ㄒ」、「ㄓ」、「ㄔ」、「ㄕ」等符號；「入聲韻符」、「入聲複合韻符」於符號右下處標記「.」，以表其入聲特徵；「東方韻符」則僅列有「儿」一符號。

若將徐通鏘《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擬測，與《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的韻符相對應。其中須分析的情況，較聲符複雜許多，因此表格首先羅列徐通鏘對於《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韻母擬測及其字例，並根據所舉字例，查考〈鄞縣方音全表〉、〈鄞縣讀音轉韻表〉中的韻符歸類。字例中標方框者，表示該字音屬白讀型式，標註灰底者，表示該字在〈鄞縣方音全表〉、〈鄞縣讀音轉韻表〉中未收錄，對此參照

²⁶ 鎮海話取自 1944 年鎮海縣志編纂委員會主編之《鎮海縣志》的調查資料，其語音記錄收錄於吳語學堂資料庫。《吳語學堂》網站，網址：<https://wugniu.com/>（2024 年 8 月 9 日上網）。

²⁷ 戴紅霞言：「根據我們的調查，自《鎮海縣志》以來的十三年間，老派鎮海方言的塞擦音—擦音音位系列，由兩套（舌葉音：tʃ、tʃʰ、dʒ、ʃ、ʒ；舌尖音：ts、tsʰ、dz、s、z）發展成一套（舌尖音：ts、tsʰ、dz、s、z）」見戴紅霞：〈鎮海方言塞擦音—擦音音位系列的調查研究：現狀與演變〉，收入王福堂主編：《吳語研究：第四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頁 50。

陸銘（2004）整理〈《寧波方言便覽》和《寧波方言字語匯解》同音字表〉，²⁸觀察其同音字於《鄞縣通志》中的韻符歸屬：

徐通 鏘擬 音及 例字	ɿ	i	u	y	ɥ	a	ia	ua	ɛ	iɛ	ue
枝 辭	比 西	都 古	居 去	知 趣	大 他 泰	茄 借	怪 快	改 開	且	怪 快	
《通 志》 歸屬	一	ㄨ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ㄩ
徐通 鏘擬 音及 例字	e	ue	o	ɔ	uɔ	yɔ	ao	iao	eo	iu	aŋ
悲 美	貴 危	波 多	巴 朵	桂 花	家 嘉	包 刀	表 招	謀 口	流 酒	打 生	
《通 志》 歸屬	ㄟ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徐通 鏘擬 音及 例字	iaŋ	uaŋ	en	ien	uɛn	øŋ	en	in	un	yn	eŋ
將 相	橫 梗	班 讚	驗 念	關 患	團 亂 鑽 ³⁰	干 暗	邊 見	官 歡	捐 勸	本 更	
《通 志》 歸屬	一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徐通 鏘擬 音及 例字	iŋ	uen	yŋ	oŋ	yoŋ	ɔŋ	uɔŋ	yɔŋ	a?	ia?	ua?
冰 林	棍 昏	均 允	東 公	窮 永	當 章	光 汪	降	百 阿 ³³	貼 約	刮 挖	
《通 志》 歸屬	一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e?	i?	ue?	yi?	o?	yo?	ɔ?	yɔ?	m	ṁ	ŋ

²⁸ 陸銘：《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寧波方言》（上海：上海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²⁹ 「桂」字疑誤，《寧波方言字語匯解》記錄為 kwe，應不歸於 uo 韻。

³⁰ 相關材料未能查考「鑽」字歸屬，今暫與「團」、「亂」二字為一類。

³¹ 「驗」字疑為多音字，據陳忠敏〈鄞縣方言同音字表〉記錄為 [nie]。

³² 「干」字疑為多音字，據陳忠敏〈鄞縣方言同音字表〉記錄為 [ke]。

³³ 「阿」歸屬「Y。」韻者，是依〈鄞縣方言變音表〉所載讀音記錄。

徐通鏘擬音及例字	割色	筆力	骨活	決血	北哭	鞠玉	各惡	覺確	畝	姆	無	沒	兒	你魚
《通志》歸屬	Y.	一.	ㄨ Y.	ㄩ.	ㄛ.	ㄩㄛ.	ㄛ.	ㄩㄛ.	ㄏ	ㄨ	ㄨ、 禾	Y.	儿、 儿	兀
徐通鏘擬音及例字	↓ 耳而													
《通志》歸屬	儿、 儿													

由表格對應可知，《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的韻符與徐通鏘《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擬測並未完全一致。若結合前述聲符的討論結果，徐氏所謂「方志的音系描寫，包括音類的分合、鼻韻尾的狀態、文白異讀等大體上都與《匯解》一致」的說法，可能並未完全符合《鄞縣通志》語音系統的全貌。但《鄞縣通志》的音系的確實與《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有著密切關係。如「一」、「ㄨ」、「Y」、「一Y」、「ㄨY」等韻符與徐通鏘的擬測相符。「禾」、「ㄛ」、「ㄨㄛ」、「ㄩㄛ」的對應，可見《鄞縣通志》對於〔o〕、〔ɔ〕的區分。同是舌根鼻音韻尾，「ㄨ、一ㄨ、ㄨㄨ」、「ㄩ、ㄩㄩ」、「ㄩ、ㄩㄩ」清楚可見分屬〔a〕、〔o〕、〔ɔ〕3種主要元音。在舌尖鼻音韻尾方面，「ㄎ」、「ㄑ」、「ㄒ」、「ㄎ」、「ㄑ」的主要元音分別為〔ɛ〕、〔ø〕、〔e〕、〔i〕、〔u〕，但徐通鏘認為諸類具有舌尖鼻音韻尾的韻，在《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時期，鼻音韻尾已開始弱化。徐氏以寒濤〈寧波方音和國音比較的札記〉為據，認為文中相關的「閩音字母」，呈現出元音鼻化的現象：

據〈札記〉記載：「寧波韻母中的多，就是國音韻母ㄨ的陽音，讀如ㄨ的直喉音，再放一半從鼻孔出來就是讀如安。」**ㄨ**是「國音ㄨ的陽音，讀如怨的尾音」**ㄨ**「是國音一的陽音，讀如煙的尾音。」文中沒有提到〔u〕的陽音，可能-u後的-n的消失要晚一點。這裡提到的「尾音」，從表面現象看，好像也可能是鼻韻尾，但實際上不可能。寧波方言的注音符號是以當時的「國語」

注音符號為基礎製訂的。凡注音符號能用來標注寧波方言的，不再另創新字母；所以這些新字母表明它們所標寫的是寧波方言的特有現象，說明「ㄉㄣ」≠ㄣㄣ〔yn〕、「ㄉㄣ」≠ㄣㄣ〔in〕。像這種既不是鼻韻尾又是陽聲的現象，自然是元音的鼻化現象。³⁴

筆者贊同徐通鏘鼻化元音的觀點，亦認為此現象呈現於《鄞縣通志》中，但下表為《鄞縣通志》對於「ㄣ」、「ㄣ」、「ㄣ」、「ㄣ」、「ㄣ」等符號的說解，可見其方式有所差異，有分直音及連讀的解釋呈現：

符號	ㄣ	ㄣ	ㄣ	ㄣ	ㄣ
解釋	俺	安	謁歡連讀	謁團連讀	謁煙連讀

王力《漢語語音史》曾說明鼻化元音的發展過程有其階段性，舉例而言如〔an〕→〔ān〕→〔āⁿ〕→〔ā̃〕。³⁵筆者認為上述符號的解釋方式有所差異，或許與不同的元音鼻化階段有關。

《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韻符與徐通鏘《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擬測的對應下，可見當《鄞縣通志》方音的音值相似時，即以國音字母第一式進行標註，如「ㄣ」、「ㄣ」、「ㄣ」、「ㄣ」均屬此類。「ㄣ」符號則包含〔y〕、〔ɥ〕³⁶二音，並以「ㄣ」呈現〔yiʔ〕，忽略其尾音的性質。³⁷此外在〔eŋ〕、〔iŋ〕、〔ueŋ〕、〔yŋ〕的對應，³⁸同是舌根鼻音韻尾，卻有著「ㄣ」、「ㄣ」標示的差異，或許因為鼻音韻尾前元音的關係，影響對於鼻音尾音色的判斷，但從中可見相混之跡。

入聲方面「ㄣ」、「ㄣ」、「ㄣ」、「ㄣ」、「ㄣ」、「ㄣ」都有著清楚的對應，但〔eʔ〕標示「ㄣ」、〔ueʔ〕標示「ㄣ」、〔oʔ〕標示「ㄣ」、「yoʔ」標示「ㄣ」等，之所以相同符號呈現，應與音值相似的原因無涉，由前述可知，《鄞縣通志》的

³⁴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 21。

³⁵ 王力：《漢語語音史》，收入《王力文集》第 10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5），頁 665。

³⁶ 據陳忠敏〈鄞縣方言同音字表〉調查，今鄞縣音仍存有〔ɥ〕韻。

³⁷ 「決」、「血」等字例韻母，據陳忠敏〈鄞縣方言同音字表〉記錄為〔yəʔ〕，〔y〕後仍帶有尾音性質。

³⁸ 由於陳忠敏〈鄞縣方言同音字表〉調查字例有限，吳語學堂資料庫依據肖萍、鄭曉芳《鄞州方言研究》的調查結果，表中字例「本」、「棍」、「昏」、「均」、「允」、「更」、「冰」、「林」等字例，今仍是舌根鼻音收尾。《吳語學堂》網站，網址：<https://wugniu.com/>（2023 年 7 月 28 日上網）。

音系對於〔a〕、〔o〕、〔ɔ〕、〔e〕能有所區別，因此〔eʔ〕、〔ueʔ〕、〔oʔ〕、〔yoʔ〕應與語音合併有關。

〔ɿ〕、〔m〕、〔m̃〕、〔ŋ〕、〔!〕與前述「獨用聲符」一類相關，由於「ㄖ」、「ㄗ」、「ㄖ’」、「ㄌ」、「ㄌ’」僅標註其聲符，故《鄞縣通志》並無〔ɿ〕的韻符設計。《鄞縣通志》未記錄〔m〕、〔m̃〕音節化字音，「ŋ」中的「兒」字例，《鄞縣通志》韻符未能呼應。《寧波方言字語匯解》中的〔!〕，陸銘則構擬為〔əl〕，³⁹《鄞縣通志》以「儿」標示，或與音值相似有關，「儿」另有清化註記「`儿」，應屬高調中的表現。

在「ㄖ」、「ㄗㄖ」、「一ㄗ」、「ㄗ̃」等符號中，與徐通鏘《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擬測對應可知，「ㄖ」、「ㄗㄖ」、「一ㄗ」的主要元音均為〔ɛ〕，與國音字母第一式「ㄖ」音甚有差異，《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解釋「ㄖ」讀「哀」音，按《寧波方言字語匯解》記錄，「哀」讀〔æ〕音，徐通鏘認為該書中的〔æ〕應屬〔ɛ〕，⁴⁰趙元任《注音符號總表》中有一「巳」符號，讀〔e〕音，並言寧波「哀」讀此音。⁴¹從《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注音符號總表》均可見寧波「哀」音不屬複元音〔ai〕的形式，趙元任另在《注音符號總表》曾言「國音讀ㄖ的字音，在方音常常讀為ㄗ。」⁴²從趙氏說明可知，方言中「ㄖ」、「ㄗ」時有相混的情形。《鄞縣通志》之所以以「哀」字標誌國音「ㄖ」，或許是對「ㄖ」音的掌握不確切有關。因此在上表比較中，「ㄖ」、「ㄗㄖ」、「一ㄗ」三者符號不同，但主要元音卻相同的情況。《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另有「ㄗ̃」韻符，就《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所言，此乃「鄞音所特有」。⁴³若對照《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記錄，「ㄖ」、「ㄗㄖ」、「一ㄗ」、「ㄗ̃」所收字的的主要元音是以「æ」進行標誌，如「ㄖ」中的「改」〔kæ〕、「ㄗ」中的「該」〔kæ〕、「一ㄗ」中「械」〔yiaæ〕⁴⁴、「ㄗ̃」中的「射」〔ziaæ〕。按徐氏所言，其主要元音皆為〔ɛ〕。徐

³⁹ 陸銘：《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寧波方言》，頁10。

⁴⁰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20。

⁴¹ 趙元任：《注音符號總表》，本表無標示頁碼。

⁴² 趙元任：《注音符號總表》，本表無標示頁碼。

⁴³ 華學誠主編：《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頁2744。

⁴⁴ 「yiaæ」為《寧波方言字語匯解》中的標誌方式，陸銘則構擬為〔hie〕，聲母、介音、主要元音皆有區別。見陸銘：《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寧波方言》，頁67。

通鏘另發現《寧波方言字語匯解》至《現代吳語的研究》中，《鄞縣通志》歸屬於「一廿」韻符的「皆」、「且」等字，其主要元音有上升的情形：⁴⁵

例字	《寧波方言字語匯解》	《現代吳語的研究》
皆	teie	teiE
且	te'ie	te'iE

因此筆者懷疑在《鄞縣通志》中，「𠵼」、「𠵼𠵼」、「一廿」韻符的主要元音，或已從〔ε〕上升至〔E〕，而「𠵼」則是尚未上升的〔ε〕元音形式，故在《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中有所區別。

在「𠵼」韻符中，徐通鏘《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擬測對應為〔eo〕，但對此音值卻又有所質疑：

這個韻的音值可能有出入。據高本漢在《中國音韻學研究》所引 Parker 的材料，此韻為-œy，《研究》記為-œy，看來這種記音較為準確。⁴⁶

《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稱「𠵼」讀「歐」音，此符號應與李琯卿〈注音字母講義〉一閩音字母「內」相當，李氏於文中稱「內」的特徵為「此為又韻之變音，其音與ㄟ相近，但非收聲於『一』，而收聲於『ㄩ』耳，讀如『歐』。」⁴⁷由此看來，《現代吳語的研究》的記音的確較《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準確，且「𠵼」韻中的「謀」、「口」，今寧波音⁴⁸分別讀〔mœy〕、〔k'œy〕；「一𠵼」韻中的「酒」、「休」，今寧波音分別讀〔teiy〕、〔eiy〕，韻母音讀甚為穩定，因此今仍擬訂「𠵼」〔œy〕、「一𠵼」〔iy〕。

⁴⁵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 29。

⁴⁶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 20。

⁴⁷ 李琯卿：〈注音字母講義〉，頁 61。

⁴⁸ 今寧波音讀依吳語學堂資料庫。該資料庫的寧波音記錄依據寧波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寧波市志》及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寧波方言詞典》的調查語料。《吳語學堂》網站，網址：<https://wugniu.com/>（2023 年 7 月 28 日上網）。

三、從〈鄞縣方言變音表〉論寧波音系中的聲母演變

《鄞縣通志》在〈注音符號表〉、〈聲符韻符與守溫字母與《廣韻》韻目配合表〉、〈鄞縣方音全表〉、〈鄞縣讀音轉韻表〉之後，設有〈鄞縣方言變音表〉，其目的乃發現方言記音時，一字之中，受他項因素的影響，導致有其多音的情形，故《鄞縣通志》於該表前言：

昔人皆知一字之讀音，因義異而音異往往異，不知一邑之中同此一字，即義不異，而因東西南北鄉村城市之區域，其音亦隨之而變，此不過僅指讀音而言。至於同此一字，讀音與語音常不相同，昔人固亦知之，而不知語音之中，即同此一字，亦因詞類、詞位、意義與發音疾徐高低輕重及發言人年齡、階級、祖籍及僑居地方之殊異，往往作多種之音，此又語音之變化也。⁴⁹

因此緣故，《鄞縣通志》作〈鄞縣方言變音表〉，收錄五百八十餘字，分之「讀音」、「變音」及「訓釋」三欄。《鄞縣通志》又言「惟是聲音變化，因時因地因人而無窮，而一人見聞有限，一書篇幅亦未許盡容，祇能選擇此習見慣聞五六百字以為標準。神而明之，在乎其人，掛漏之譏，所不敢辭。」⁵⁰由是可見此五百八十餘字的多音情形，在當時並非罕見。前文討論《鄞縣通志》的符號音讀系統，可見在《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時代之後，《鄞縣通志》所錄音系已產生了一定的變動，此或可與徐通鏘所謂的時間演變因素相符。〈鄞縣方言變音表〉記載鄞縣中常見的多音面貌，又與徐氏的空間發展因素應有關係。筆者認為〈鄞縣方言變音表〉提供的多音語料，與徐氏〈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論述的語音演變規律，實有其相連繫處。

聲母方面，由前述可知《鄞縣通志》未有〔tʃ〕、〔tʃ̥〕、〔dʒ〕、〔ʃ〕、〔ʒ〕一系作為聲符，在徐通鏘《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聲母擬測中可見。徐氏認為在《寧波方言字語匯解》音系中，「不管 tʃ 組字的來源是開口韻還是合口韻，後面都有一個圓唇

⁴⁹ 華學誠主編：《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頁 2799。

⁵⁰ 華學誠主編：《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頁 2799。

元音」。⁵¹徐氏亦提出諸類舌尖面音，至今的寧波方言已轉變為舌尖音，在《寧波方言字語匯解》中「舌葉音已經開始向舌尖音轉化，表現在有些字 tʃ-、ts-兩讀。」⁵²如「粥」、「囑」、「辱」等字，根據徐氏於《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構擬，具有 tʃ-與 ts-兩讀的記錄，在陳忠敏的調查中，諸類字僅存 ts-聲母的呈現：

字例	徐通鏘《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構擬	陳忠敏〈鄞縣方言同音字匯〉記錄
粥	tʃoʔ	tsoʔ ⁵
囑	tʃoʔ	tsoʔ ⁵
辱	ʒoʔ	zoʔ ¹²

對於 tʃ-、ts-的聲母發展，若連繫陳忠敏的調查，可見其徐氏建構脈絡的合理性。但在〈鄞縣方言變音表〉記錄中，除不存 tʃ-聲母外，「粥」、「囑」、「辱」等字仍有著不太相同的情況，見表列所示：

字例	〈鄞縣方言變音表〉		
	讀音	變音	訓釋
粥	ʔ ㄨ ㄛ.	ʔ ㄩ.	讀音為 ʔ ㄨ ㄛ.，俗音亦為 ʔ ㄨ ㄛ.，然亦有呼 ʔ ㄩ.者。
囑	ʔ ㄛ.	ʔ ㄩ.	讀音、俗音各有 ʔ ㄛ.、ʔ ㄩ.二音。
辱	ㄩ ㄛ.	ㄩ ㄩ.	讀音、俗音皆為 ㄩ ㄛ.，或亦為 ㄩ ㄩ.。

《鄞縣通志》不存舌尖面音聲母，如徐通鏘所言，原本拼合圓唇元音的舌尖面音聲母，已演變為舌尖音。但從〈鄞縣方言變音表〉所錄字音可發現，在「變音」欄位中，舌面後圓唇元音有前化的情況，因此以「ㄩ」符號進行標誌，元音前化的因素，曹鵬鵬〈阜陽方言中的精組合口字〉或可給予本文啟發，曹氏分析阜陽方言中精組合口字母音前化的成因，與舌尖聲母有關：

元音〔u〕的前化主要是受到了聲母同化作用的影響。我們不妨以〔ts〕為例對這種同化作用簡要地作出解釋。〔ts〕為舌尖前音，發音部位比較靠前，當舌面後高元音〔u〕與〔ts〕組合時，發音部位需要進行前後跳躍性地轉移，同時再加上元音〔u〕的圓唇動作，口腔各部位處理起來無疑會比較吃力。因此，將〔u〕的發音部位前移，同時保留圓唇動作，亦即將〔u〕轉變為〔y〕，就成了較為省力的方式。而舌尖前聲母〔ts〕因發音部位靠前，也為舌面後

⁵¹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 15。

⁵²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 17。

母音〔u〕提供了發音部位向前移動的可能性。⁵³

「粥」、「囑」、「辱」等字，從舌尖面音演變為舌尖音，使舌面後圓唇元音前化，但其圓唇性質不變，故〈鄞縣方言變音表〉以「ㄩ」符號標誌，但該符號是呈現〔y〕、〔ɥ〕何種音色，由於《鄞縣通志》記音符號的寬泛，無法確切認定。

在前述的《鄞縣通志》聲符標音中，曾提及「ㄒ」無法與徐通鏘《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擬測對應，按其符號性質暫擬為〔z〕音。徐氏曾言在《寧波方言字語匯解》音系中沒有〔z〕，〔z〕的出現時代，「大概在本世紀頭二十年，由於語音的同化作用，介音-i-前的ts-組音被顎化為tc-組，於是尖、團合流，語音系統出現z」。⁵⁴但透過〈鄞縣方言變音表〉會發現，如今鄞縣讀〔z〕音者，表中標誌仍是ts-組，尚未有顎化情況，以「前」、「盛」、「斜」等字為例：

字例	《寧波方言字語匯解》記錄	〈鄞縣方言變音表〉		今鄞縣音讀 ⁵⁵
		讀音	變音	
前	zin	ㄐ'ㄩ	ㄒ'ㄩ	zi ²²
盛	zing	ㄒ'ㄩ	ㄐ'ㄩ	ziŋ ^{22/13}
斜	zia	ㄒ'ㄩ	ㄐ'ㄩ、ㄑ'ㄩ、ㄒ'ㄩ	zia ²²

在陳忠敏調查中，上表諸字已屬〔z〕聲母類別。在北部吳語太湖片中，各小片發展不一，〔z〕、〔ʒ〕二聲母皆可見之。以上表「前」字為例，毗陵小片中溧陽為〔zi³²³〕、金壇為〔zi³¹〕；蘇滬嘉小片中蘇州為〔zi²²³〕，上海為〔zi²³〕；苕溪小片中良渚為〔zie²²〕、德清為〔zie²¹³〕；臨紹小片中下港為〔zie²³²〕、諸暨街亭為〔zie¹³〕。⁵⁶《寧波方言字語匯解》以「z」記錄聲母者，徐通鏘以〔z〕作構擬，對應《鄞縣通志》「ㄒ」符號。諸字於〈鄞縣方言變音表〉「讀音」及「變音」欄位中，聲符除「ㄒ」外，尚有「ㄐ」、

⁵³ 曹鵬鵬：〈阜陽方言中的精組合口字〉，《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2：5（2013.10），頁9。

⁵⁴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18。

⁵⁵ 今鄞縣音讀採陳忠敏〈鄞縣方言同音字表〉。

⁵⁶ 溧陽話取自錢乃榮（1992）《當代吳語研究》；金壇話取自錢惠英（2016）《常州金壇方言音系記略》；蘇州話取自汪平（2011）《蘇州方言研究》、汪平（2007）《標準蘇州音手冊》、葉祥苓（1988）《蘇州方言志》、張家茂、石汝杰（1987）《蘇州市方言志》；上海話取自許寶華、湯珍珠（1988）《上海市區方言志》；良渚話取自徐越、周汪融（2019）《浙江方言資源典藏·餘杭》；德清話取自德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2）《德清縣志》；下港話取自徐愷遠調查材料；諸暨街亭話取自趙吉平（2019）《諸暨街亭方言音系》。上述語料均檢索自《吳語學堂》網站，網址：<https://wugniu.com/>（2024年8月9日上網）。

「ㄐ」等呈現，可見有著塞擦、清音不同的差異，符合《鄞縣通志》於該表宗旨的說明，「不知一邑之中同此一字，即義不異，而因東西南北鄉村城市之區域，其音亦隨之而變」。但在多元的聲母類型中，「前」、「盛」、「斜」的音讀記錄，仍屬舌尖塞擦及擦音範疇，尚未有顎化音〔ʒ〕的出現。《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描述「ㄒ」聲符時，所舉字例為「移」，該字《寧波方言字語匯解》記錄為「yi」，陸銘對此擬為〔fi〕，今鄞縣音讀同為〔fi〕。觀察〈鄞縣方言變音表〉，會發現表中「ㄒ」的發音，與〔fi〕有著密切關係：

字例	《寧波方言字語匯解》		〈鄞縣方言變音表〉		今鄞縣音讀
	原記錄	陸銘擬音	讀音	變音	
右	yi <u>u</u>	fiy	ㄒ一ㄩ	ㄒㄩ	fiy ¹³
瑕	yü <u>ô</u>	fiy ^o	ㄒㄩㄛ	ㄒㄩ	fi ^o ²² (文)
越	yü <u>ih</u>	fiy ^{i?}	ㄒㄩ.	ㄒㄩ干	fiy ^{ə?} ¹²

在〈鄞縣方言變音表〉中，「ㄒ」皆與「一」、「ㄩ」等韻符相拼合。在太湖片中的小片亦可見〔fi〕聲母，以上表「右」字為例，毗陵小片中金壇為〔fi^o⁴³⁴〕；蘇滬嘉小片中蘇州為〔fiy²³¹〕；苕溪小片中臨平為〔fiy³¹〕；臨紹小片中諸暨街亭為〔fiy¹¹〕。⁵⁷筆者懷疑《鄞縣通志》對於「ㄒ」的標示，並非是 ts-組顎化結果，而是〔fi〕顎化傾向的呈現，實際上並未形成〔ʒ〕音，《鄞縣通志》是以相似音值的方式進行標記，此可表現當時鄞縣人對於該音色的聽感認知。

《鄞縣通志》的聲符標音與徐通鏘《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擬測對應，其鼻音、邊音各有清、濁二系，前述論及此與聲調相關，徐通鏘亦言：「所謂清鼻音、清邊音，指的是帶有這些聲母的字可以念陰聲調。」⁵⁸徐氏發現《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所錄的鼻音、邊音，時有清、濁兩讀的情況，對此認為：「清邊、鼻音是一種趨於消失中的

⁵⁷ 金壇話取自錢惠英（2016）《常州金壇方言音系記略》；蘇州話取自汪平（2010）《蘇州方言研究》、汪平（2007）《標準蘇州音手冊》、葉祥苓（1988）《蘇州方言志》、張家茂、石汝杰（1987）《蘇州市方言志》；臨平話取自王振輝調查材料及姜曉芳（2022）《浙江杭州臨平（五杭）方言同音字匯》；諸暨街亭話取自趙吉平（2019）《諸暨街亭方言音系》。上述語料均檢索自《吳語學堂》網站，網址：<https://wugniu.com/>（2024年8月9日上網）。

⁵⁸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18。

現象。」⁵⁹徐氏另提出在寒濤〈寧波方音和國音比較的札記〉中，仍存在清鼻音、清邊音。今觀〈鄞縣方言變音表〉中，亦可見清、濁兩讀的情形：

字例	〈鄞縣方言變音表〉		
	讀音	變音	訓釋
妹	ㄇㄨㄟ	ㄇㄨㄟ	讀音為ㄇㄨㄟ，俗音仍呼ㄇㄨㄟ，惟妹妹二字連呼則作ㄇㄨㄟ音。
拉	ㄌㄚˊ	ㄌㄚˊ	讀音為ㄌㄚˊ，俗音有時呼作ㄌㄚˊ，如言袖子拉上，字亦作捋。有時呼作ㄌㄚˊ，如言拉車子。
撈	ㄌㄠ	ㄌㄠ	讀音為ㄌㄠ，俗音呼ㄌㄠ。

在陳忠敏的調查中，〔m〕、〔n〕、〔ŋ〕、〔l〕、〔ŋ〕隨著聲調的變化，仍存在清音化的情況。紹興小片中的紹興方言中，「妹」字聲母仍具有清濁兩種的雙唇鼻音〔mE¹¹〕、〔mE³³〕。⁶⁰從上表訓釋中可見，原清、濁兩讀的演變速度不一，是受字詞運用的影響，「撈」字清、濁分立清楚，「妹」、「拉」二字不論讀音、俗音，皆已濁音呈現，僅部分詞彙使用仍帶有清音特徵。

如《鄞縣通志》所言，〈鄞縣方言變音表〉受他項諸多因素，導致有其多音的情形。在聲母方面的多元差異，亦或與清濁關係、送氣與否、塞擦音失落等因素相關，從「訓釋」中，可觀察到這些字音的變化，也是與其字詞運用有關，以「扱」、「逼」、「撻」等字列表為例：

字例	〈鄞縣方言變音表〉		
	讀音	變音	訓釋
扱	ㄓㄚˊ	ㄓㄚˊ、ㄓㄚˊ	讀音為ㄓㄚˊ，俗音稱助人舁物曰扱時呼作ㄓㄚˊ，如言八擡八扱，又稱插衣角於帶曰扱時則呼作ㄓㄚˊ，如言衣裳扱去。
逼	ㄅㄛˊ	ㄅㄛˊ	讀音為ㄅㄛˊ，俗音稱壓迫曰逼時仍呼ㄅㄛˊ，如言硬逼，稱追逐時則呼作ㄅㄛˊ，如言後背逼來。
撻	ㄌㄠˊ	ㄌㄠˊ	讀音、俗音多為ㄌㄠˊ，惟俗語闖禍曰做撻、相逢曰撻頭則呼作ㄌㄠˊ。

⁵⁹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19。

⁶⁰ 紹興話取自王福堂（2008）《紹興方言同音字匯》及紹興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9）《紹興縣志》。上述語料檢索自《吳語學堂》網站，網址：<https://wugniu.com/>（2024年8月9日上網）。

四、從〈鄞縣方言變音表〉論寧波音系中的韻母演變

前述《鄞縣通志》韻符記音時，曾提及徐通鏘認為〔n〕韻尾的韻，在《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時期，其鼻音性質已開始弱化，因此《鄞縣通志》「ㄅ」、「ㄆ」、「ㄇ」、「ㄏ」、「ㄏ」等韻符，筆者認為有著一定程度的元音鼻化現象。在徐氏研究中，當〔n〕韻尾消失後，對於寧波方言音韻系統變動甚大：

-n 韻尾的消失在寧波方言的音韻系統引起了一些重大的變化，這主要是：在半高元音或高元音之後表現為韻類的合併，在低元音或半低元音之後表現為元音的逐級推移。⁶¹

在〈鄞縣方言變音表〉中，發現有鼻音韻與非鼻音韻並存的現象，如表列「懺」、「產」、「眠」、「竄」等字，中古具為陽聲韻，部分字在《寧波方言字語匯解》可查詢屬〔n〕韻尾者，但在〈鄞縣方言變音表〉中，有呈現〔n〕韻尾完全失落的音讀，從訓釋可知，讀音、變音的使用，亦與字詞上的應用有關。

字例	《寧波方言字語匯解》 記錄	〈鄞縣方言變音表〉			《廣韻》
		讀音	變音	訓釋	
懺		ㄅㄅ	ㄅㄆ	讀音為ㄅㄅ，俗音亦呼ㄅㄆ，惟有時轉為ㄅㄆ，如言懺言。	初二開鑑
產	ts'æn	ㄅㄆ	ㄆㄅ	讀音、俗音皆為ㄅㄆ，惟稱婦女生子曰做產時則產字音轉為ㄆㄅ。	生二開產
眠	min	ㄇㄅ ㄆ	ㄇㄅ	讀音為ㄇㄅ，俗音通常皆呼ㄇㄅ，惟眠歟呼ㄇㄅ。	明四開先
竄		ㄅㄅ	ㄅㄆ 干	竄字讀音本為ㄅㄅ干，今則多讀作ㄅㄅ音；而俗音則仍呼作ㄅㄅ干，如言狗竄去。	清一合換

上述證據可呼應徐通鏘對於鼻音性質消逝路徑的觀察。在陳忠敏的調查中，未記有「懺」字音讀，但「產」、「眠」、「竄」等字，分別為〔ts'ε³⁴〕、〔mi²²〕、〔ts'ø⁵³〕，皆

⁶¹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 22。

不具鼻音尾性質。在北部吳語的其他小片中，可見其元音帶有鼻音性質者，如「產」、「眠」，杭州小片中杭州為〔ts'ẽ⁵³〕、〔miẽ²¹³〕；「竄」在毗陵小片中靖江為〔ts'ũ⁵¹〕、臨紹小片中紹興為〔ts'ẽ⁵²〕。⁶²

在〈鄞縣方言變音表〉中發現有些字例，中古為陰聲韻，《寧波方言字語匯解》記錄亦無鼻音尾性質者，表中卻有鼻音韻與非鼻音韻並存的現象，如「梅」「鵝」等字：

字例	《寧波方言字語匯解》 記錄	〈鄞縣方言變音表〉			《廣韻》
		讀音	變音	訓釋	
梅	me	ㄇㄟ	ㄇㄛ	讀音、俗音皆為ㄇㄟ，然俗音單言梅有呼作ㄇㄛ者。	明一合灰
鵝	ngo	ㄋㄛ	ㄋㄛ	讀音為ㄋㄛ，俗音通常皆呼ㄋㄛ，然亦有呼作ㄋㄛ者。	疑開一歌

在太湖片中，「梅」「鵝」二字韻母帶有鼻音性質者，筆者僅查考到蘇滬嘉小片中周浦「鵝」字有〔gɔ̃²¹³〕、〔ŋu¹¹³〕二讀。⁶³從上表中觀察，「梅」「鵝」之所以錄有鼻音尾音讀，應與聲母的鼻音性有關，導致原有的陰聲韻性質，轉為陽聲韻音讀。

前述《鄞縣通志》韻符「ㄉ」、「ㄌㄉ」、「一ㄝ」、「ㄝ」時，透過《現代吳語的研究》的比較，懷疑「ㄉ」、「ㄌㄉ」、「一ㄝ」的主要元音，已從〔ɛ〕上升至〔E〕，「ㄝ」則尚未變動。元音之所以高化，與徐氏所謂的〔n〕韻尾消失有關，並造成元音音位推移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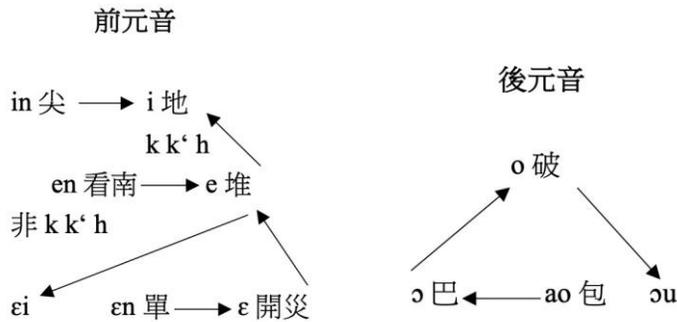
第一步，-en 韻中的-n 韻尾消失，-en 變成-ɛ，與第二類「戴」類字發生衝突，這樣，原來的-a、-en、-ɛ 三韻擠在一起，相互競爭……驅逐原有的-ɛ 並且取而代之。-ɛ 由於無力「抵抗」-en→-ɛ 的入侵，因而，第二步，「戴」類字的

⁶² 杭州話取自鮑士傑（1998）《杭州話音檔》；靖江話取自靖江縣志編纂委員辦公室（1992）《靖江縣志》及錢乃榮（1992）《當代吳語研究》；紹興話取自王福堂（2008）《紹興方言同音字匯》及紹興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9）《紹興縣志》。上述語料均檢索自《吳語學堂》網站，網址：<https://wugniu.com/>（2024年8月9日上網）。

⁶³ 周浦話取自錢乃榮（1992）《當代吳語研究》。上述語料均檢索自《吳語學堂》網站，網址：<https://wugniu.com/>（2024年8月9日上網）。

-ε 韻只能遷徙，向-e 高化，以求自存。但是，這樣它又與第三類的-e 韻(『貝』類字)衝突，因而又迫使-e 遷徙。⁶⁴

徐氏的元音音位推移說明，尚有第三步的發展，但就《鄞縣通志》音系而言，〔n〕韻尾即使弱化，元音仍有鼻音性，〔ε〕雖有上升傾向，但未至半高程度。因此所謂元音音位推移的演變，在《鄞縣通志》時期，僅有著初期的發展。關於徐氏對於寧波方言元音音位推移的研究，王洪君在說明推鏈式音變時，亦有為之引述，認為「這一系列的變化是由鼻尾消失變成陰聲韻，複元音單化變為單元音韻而激發的。」⁶⁵對此王氏整理其變化如圖：



配合此圖圖示順序，因《鄞縣通志》的〔n〕韻尾仍未完全消失，〔ε〕僅上升至〔E〕，這亦可解釋徐氏提出〔n〕韻尾消失後的種種演變，為何在〈鄞縣方言變音表〉中未能見之。以後元音為例，徐通鏘認為後元音的「ao→o、o→o、o→ou」的變化，是呼應前元音變化的互相平行。⁶⁶但此現象並未見於〈鄞縣方言變音表〉中，《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ao〕，在《鄞縣通志》仍是以複元音型式「么」作呈現，並不為單元音。《鄞縣通志》中「禾」表〔o〕韻、「疋」屬〔o〕韻，《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歸〔o〕韻的「巴」、「朵」二字，在《鄞縣通志》中仍為「疋」韻類別，尚未有高化傾向，在陳忠敏調查中，「巴」、「朵」則已高化至〔o〕韻。又或在舌根鼻音尾方面，徐氏認為：「和-n 韻尾的消失相對應，-ŋ 韻尾也發生了變化，大體上是低音後-ŋ 消

⁶⁴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 24。

⁶⁵ 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 120。

⁶⁶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 27。

失，而元音鼻化；高元音或半高元音之後的-ŋ 仍舊保留。」⁶⁷但在〈鄞縣方言變音表〉中，關於「尤」韻的多音情況，無法探尋失落的線索。

由於在《鄞縣通志》時期，〔n〕韻尾尚未消失，元音音位推移尚在初期階段，因此之後的相關演變，不存於〈鄞縣方言變音表〉中。但徐通鏘另發現〔n〕韻尾尚未消失前，《寧波方言字語匯解》中〔a〕韻字開始進行文白異讀的轉化：

當-en 的-n 韻尾還未消失的時候，寧波方言的-a 韻字已通過文白異讀的形式向-ε 韻字轉化，《匯解》已清楚顯示這種轉化……《匯解》的-a 韻為假、蟹兩攝字的口語音，-ε 為文讀的語音，兩套系統並存。……-a 向-ε 轉化時，原來的-ε 還沒有高化，因而出現兩韻合流的趨向。⁶⁸

在徐氏研究的演變過程中，〔a〕韻的文白異讀轉化，後來因為受到〔εn〕韻的演變影響，使其轉化過程中斷：

正當-a 韻字通過擴散的方式向-ε 韻字轉移，並開始與原來的-ε 韻字合併時，中途殺出來一個-en 韻，三種演變的力量相互競爭，最後-en→-ε 的演變取得了勝利，它一方面迫使原來的-ε 韻高化為-e，另一方面中斷了-a 向-ε 的轉化過程，迫使-a 韻字的文讀系統退出交際的領域，而白讀的系統則在-en→-ε 的演變力量的支持下，在衰退中鞏固了自己的陣地；文白並存的現象基本消失，只留下一點殘存的痕跡。⁶⁹

《鄞縣通志》「𠵹」、「𠵺」的主要元音，已從原來的〔ε〕開始上升至〔E〕。在〈鄞縣方言變音表〉中，仍可見〔E〕與代表〔a〕韻的「𠵹」，有著並存的現象，表中諸類字為蟹攝字，見表列所示：

字例	〈鄞縣方言變音表〉			韻攝
	讀音	變音	訓釋	
戒	ㄐ一ㄝ	ㄍ ㄩ	讀音為ㄐ一ㄝ或ㄍ ㄩ，俗音呼戒如印戒、戒指，作動詞用者亦皆呼ㄍ ㄩ，如戒煙、戒嚴等。	蟹
疥	ㄐ一ㄝ	ㄍ ㄩ	藏食物廚曰疥廚，讀音為ㄐ一ㄝ，俗	蟹

⁶⁷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 22-23。

⁶⁸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 35。

⁶⁹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 36-37。

			音呼ㄍㄩ。	
蟹	ㄊ一ㄝ	ㄉㄩ	讀音為ㄊ一ㄝ，然多為ㄉㄩ·，俗音則皆呼ㄉㄩ。	蟹
快	ㄎㄨㄎ	ㄎㄨㄩ	讀音為ㄎㄨㄎ或ㄎㄨㄩ，俗音呼ㄎㄨ	蟹
懈	ㄊ一ㄝ	ㄍㄩ	讀音為ㄊ一ㄝ，俗音為ㄊ一ㄝ或ㄍㄩ。	蟹
壞	ㄉㄨㄩ、ㄉㄨ ㄨㄎ	ㄉㄨㄎ、ㄉㄨ ㄨㄎ	讀音、俗音皆為ㄉㄨㄩ或ㄉㄨㄎ，然有時亦變作ㄉㄨㄎ及ㄉㄨㄎ二音。	蟹
乖	ㄍㄨㄩ	ㄍㄨㄎ	讀音、俗音皆為ㄍㄨㄩ或ㄍㄨㄎ。	蟹
怪	ㄍㄨㄩ	ㄍㄨㄎ	讀音、俗音皆為ㄍㄨㄩ，或亦為ㄍㄨㄎ。	蟹
曖	ㄎ	ㄩ	讀音為ㄎ，俗音言天氣陰曖時則呼作ㄩ。	蟹
介	ㄐ一ㄝ	ㄐ一ㄩ、 ㄍㄩ	讀音有三，為ㄐ一ㄝ、ㄐ一ㄩ、ㄍㄩ，隨各鄉方音而變；俗音皆呼ㄍㄩ，有如此意，如言介事體，又用作接尾語，如言雪介白。	蟹

在徐通鏞文白異讀的研究基礎上，可知《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留下假、蟹兩攝文白異讀並存的情況。上表諸類蟹攝字在〈鄞縣方言變音表〉的記錄中，透過本文構擬所呈現的〔E〕、〔a〕二韻，是徐通鏞在《寧波方言字語匯解》中〔a〕韻字文白異讀說明的發展與留存。上表「訓釋」欄位中，另有「俗音」之稱，根據《鄞縣通志》所述，〈鄞縣方言變音表〉所謂的俗音即為「語音」⁷⁰。若依徐通鏞對於〔a〕韻字文白異讀研究為基礎，會發現諸類蟹攝字〔E〕、〔a〕韻的情況有可分為幾種情況。一為文白異讀韻類劃分清楚，如「疥」、「曖」二字，「讀音」為〔E〕韻，「變音」、「俗音」屬〔a〕韻；二為「讀音」呈現〔a〕韻，「變音」則為〔E〕韻，且「訓釋」中，「讀音」、「俗音」包含〔E〕、〔a〕二韻，如「乖」、「怪」二字；三為「讀音」、「變音」雖分屬〔E〕韻、〔a〕韻，但在「訓釋」說明中，其「讀音」〔E〕韻、〔a〕韻兼有之，如「戒」、「快」二字；四為「讀音」、「變音」雖分屬〔E〕韻、〔a〕韻，但在「訓釋」說明中，其「俗音」〔E〕韻、〔a〕韻兼有之，如「懈」字；五為除〔E〕韻、〔a〕韻外，另有他韻收錄，如「壞」字。關於文白問題，楊秀芳曾言「一個語音通

⁷⁰ 華學誠主編：《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頁 2799。

常出現在配合文字而讀的場合，便叫他『文言音』或『讀書音』；若是經常出現在口語交談的場合，便叫他『白話音』或『口語音』⁷¹。從上表蟹攝字舉例可知，〈鄞縣方言變音表〉在文白音的梳理上，其脈絡可謂紛雜，僅能從上表「訓釋」中，發現各字「俗音」中皆包含〔a〕韻。這也呈現在〈鄞縣方言變音表〉中，諸類多音字的記錄，其中包含了部分文白異讀的語料，但其呈現卻具有紛雜性。或可推測，〈鄞縣方言變音表〉在多音收錄的宗旨下，對於「讀音」、「變音」、「俗音」的劃分，其嚴謹細密處有其不足處。

除〔a〕韻字文白異讀的轉化外，徐通鏘亦提供其他方面的語料，如《寧波方言字語匯解》「停」、「寧」、「頂」三字，白讀韻為〔eŋ〕、文讀韻為〔iŋ〕，〈鄞縣方言變音表〉三字韻母皆讀音「ㄟ」，變音為「ㄨ」。又或「人」字，《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白讀為〔ɲiŋ〕、文讀為〔ziŋ〕，〈鄞縣方言變音表〉讀音「ㄨ'ㄟ」，變音為「ㄍㄟ」，其中「ㄨ'」聲符為〔ʒ〕舌尖化的結果。從〈鄞縣方言變音表〉可見與《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文白異讀上的聯繫，如徐氏曾以「家」字舉例，說明文白異讀層次的變化：⁷²

字例	《寧波方言字語匯解》	《現代吳語的研究》	當代
家	白讀	ko	ko、teyo、teio
	文讀	teyo	teyo [⊥] 、teia

徐氏認為寧波方言的文白異讀向北方方言靠攏，有其實時間層次，上表「家」字例中，《寧波方言字語匯解》記錄屬「文白異讀併存時期」，時間於五四運動或國語運動以前。《現代吳語的研究》記錄則為五四運動或國語運動時期，有著新的文讀形式〔ia〕出現。⁷³〈鄞縣方言變音表〉中亦有「家」字記錄：

字例	〈鄞縣方言變音表〉		
	讀音	變音	訓釋
家	ㄎㄨㄛ、ㄎㄟ	ㄍㄛ	讀音為ㄎㄨㄛ或ㄎㄟ，俗音呼ㄍㄛ。

此字若與徐通鏘的研究相較，「ㄛ」對應《寧波方言字語匯解》中〔ɔ〕音，但「ㄟ

⁷¹ 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頁10。

⁷²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42。

⁷³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42。

Y」的形式已出現，其文白異讀形式介於二文獻之間。

入聲方面亦可呈現《寧波方言字語匯解》與《鄞縣通志》的音系是有其不同處，徐通鏘認為從《寧波方言字語匯解》至現代寧波方言，入聲韻有其合併，其規律為「e?併入 a?, ue?併入 ua?, ɔ?和 yɔ?消失，各自併入 o?和 yo?」。⁷⁴此與前述《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的入聲特徵相符，這表示《鄞縣通志》時期入聲合併已大致完成。徐氏發現在《寧波方言字語匯解》中，當時入聲尚未完成合併，因此有其兩讀情況，如「割」有〔ka?〕、〔ke?〕二音，⁷⁵但這些兩讀現象，在〈鄞縣方言變音表〉已未能見之。

五、結語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一文，提供了堅實的研究方法與成果，對於後世寧波音系的相關研究，有著積極的推動意義。胡方〈試論百年來寧波方言聲母系統的演變〉、陸銘《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寧波方言》等皆是在徐氏的研究基礎上有所精進。⁷⁶林碧芸《寧波方言音節》所記的19世紀末寧波方音中亦稱：「出於種種原因，包括《音節》在內的西方人漢語方言著作沒有進入中國語言學家的研究視野。徐通鏘是國內首位利用西方人的寧波方言著作進行研究的學者。」⁷⁷本文亦是在徐氏對於寧波音系演變的研究成果下，對於《鄞縣通志》的方音記錄，有著一定程度的釐清。但徐氏認為《鄞縣通志》的音系，與《寧波方言字語匯解》大體一致，透過本文的梳理，可見二者仍有著相異處。但如徐氏於文

⁷⁴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31。

⁷⁵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頁31。

⁷⁶ 學者在徐通鏘的研究基礎上，對於百年前寧波音系的建構，或有著不同的看法。本文因研究主題的緣故，須以徐氏《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音系研究作為比較基礎，無法細究討論各家說法的異同處。關於百年前寧波音系的建構議題，筆者未來將有專文論述。

⁷⁷ 林碧芸：《寧波方言音節》所記的19世紀末寧波方音（南京：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5），頁3。

中〈後記〉所言，徐氏將〈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送印後，才接觸到《鄞縣通志》語料，自然不能苛求徐氏未能對此文獻深入探究。

陳訓正、馬瀛等人編纂的《鄞縣通志》，在過往《定海縣志》的纂修經驗下，其方言音記錄更加豐富。由於歷史背景因素，《鄞縣通志》的方言標音乃結合國音字母第一式與閩音符號而成。在徐氏對於《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進行探究《鄞縣通志·注音符號表》中的音系。《鄞縣通志》已不存〔tʃ〕系聲母，入聲韻已完成合併，〔ɛ〕元音開始上升，諸類線索皆呈現《鄞縣通志》的音系的發展，符合徐氏對於寧波音系演變的觀察方向，但該文獻音系實晚於《寧波方言字語匯解》的時代。徐氏對於寧波音系發展研究，重視時間與空間等面向思考，而《鄞縣通志》的音系亦可作為以時間角度探究語音發展的材料。

《鄞縣通志》所建構的〈鄞縣方言變音表〉，記錄著鄞縣裡一字多音的樣貌，其中也反映出不同於徐通鏘所言的演變規律，如舌尖音導致的元音前化，〔h〕的顎化傾向，原陰聲韻因同化轉有陽聲音讀等，諸類證據則偏向徐氏所謂語言變異角度的觀察。本文佐以北部吳語各小片的字音舉隅，希冀表達〈鄞縣方言變音表〉在空間角度的考察上，亦有其助益。〈鄞縣方言變音表〉在「訓釋」欄位中提供了字詞應用與語音間的聯繫關係，又包含著不同於《寧波方言字語匯解》文白異讀的語料。雖然〈鄞縣方言變音表〉編纂者認知表中的五百八十餘字，實其記錄有限，故有「掛漏之譏，所不敢辭」之語，但就如今視之，卻已是難得可貴的歷史語音材料。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 華學誠主編：《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21。
- * [美] 睦禮遜 (W.T. Morrison)：《寧波方言字語匯解》，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6。

二、近人論著

- 丁邦新：〈從漢語方言現象檢討幾個辨音徵性的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1：4（1980.12），頁 607-614。
- 王力：《漢語語音史》，收錄《王力文集》第 10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5。
- 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 * 李瑄卿：〈注音字母講義〉，《小學教育界》2（1919.7），頁 29-64。
- 林碧芸：《〈寧波方言音節〉所記的 19 世紀末寧波方音》，南京：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5。
- * 徐通鏘：〈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語言學論叢》第 16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 * 徐通鏘：〈變異中的時間和語言研究〉，《徐通鏘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 孫宜志：〈民國《定海縣志·方俗志》反映的定海方言特點〉，《語言科學》9：6（2010.11），頁 626-634。
- * 陳忠敏：〈鄞縣方言同音字匯〉，《方言》1（1990.4），頁 32-41。
- * 陸銘：《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寧波方言》，上海：上海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 曹鵬鵬：〈阜陽方言中的精組合口字〉，《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2：5（2013.10），頁 7-10。

* 寒濤：〈寧波方音和國音比較的札記（一）〉，《中華教育界》11：2（1921.8），頁 1-6。

舒碧瑜：《民國浙江縣志編纂探略》，浙江：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專門史碩士學位論文，2018。

黃曉蕾：〈民國中後期方言政策與黎錦熙《方言諺謠志》3種〉，《中國地方志》5（2020.10），頁 106-114、128。

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 趙元任：《注音符號總表》，北平：商務印書館，1932。

戴紅霞：〈鎮海方言塞擦音—擦音音位系列的調查研究：現狀與演變〉，收入王福堂主編：《吳語研究：第四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叢培凱：〈論國音字母對民國時期吳語方志音讀記錄的影響〉，發表於「第五屆四校聯合學術研討會：金門大學、廈門大學、愛知大學、東吳大學：2023 東亞區域人文、和平與發展」，金門：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主辦，會議日期：2023 年 3 月 21 日。

三、網路資源

* 《吳語學堂》網站，網址：<https://wugniu.com/>（2023 年 7 月 28 日、2024 年 8 月 9 日上網）。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Zhong Min, “Homophone Collection of Dialect in Yin County”, *Dialect* 1 (Apr. 1990), pp. 32-41.
- Han Tao, “Apostil of Comparison between Ningbo Dialect and Chinese Mandarin: Phonetic(1)”, *China Education Sector* 11:2 (Aug. 1921), pp. 1-6.
- Hua Xue Cheng ed., *Li Dai Fang Zhi Fang Yan Wen Xian Ji Cheng* [Collection of Dialect Documents of Local Chronicles in the Past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21).
- Li Guan Qing, “The Handout of Chinese Mandarin Phonetic Symbols”, *Education Sector of Elementary School* 2 (Mar. 1919), pp. 29-64.
- Lu Ming, *Shi Jiu Shi Ji Mo Er Shi Shi Ji Chu De Ning Bo Fang Yan* [Ningbo Dialect i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Shanghai: Master Thesi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Philology of Shanghai University, 2004).
- W.T. Morrison, *Ning Bo Fang Yan Zi Yu Hui Jie*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Ningbo Dialect]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2016).
- Wu Language Institute, URL: <https://wugniu.com/>. (Accessed 28 Jul. 2023 and 9 Aug. 2024).
- Xu Tong Qing, “Evolution of Ningbo Phonology in Hundred Years - With an Appendix of Three Methods of Sound Law”, *Linguistics Review* 16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1), pp. 1-46.
- Xu Tong Qing, “Research of Time and Language in Variation”, included in *Xu Tong Qiang Wen Xuan* [Anthology of Xu Tong Qi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Zhao Yuan Ren, *Zhu Yin Fu Hao Zong Biao* [Table of Mandarin Phonetic Symbols] (Beip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2).

